

浪 荡 江 湖

下

李凉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浪荡江湖 (上、中、下) LANGDANGJIANGHU 李 凉 著

责任编辑:邢爱光

封面设计:羽丰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ISBN 7-5387-0669-0/I·625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24 印张 6 插页

1993 年 9 月第 1 版

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20 000 册 480 000 字

定价: 14.80 元



身穿白衣的姑娘笑道：“我叫如意……”

身着水蓝衣服的姑娘道：“我叫露露……”



红娘子倒酒入杯，边媚笑道：“这种酒名叫神仙露，味香而甜，你们喝喝看……”



只听大牛叫道：“女子摔角大赛开始！”



“老头，这滋味不错吧！想必比老虎凳还过瘾。”

笑了笑，石妮问道：“郑堂主，您押了多少银子？”

原来小豪顺手把银票摆在桌上，而银票竟是对折在一起，无怪乎石妮有此一问。

小豪摊摊手，抿嘴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站在石妮右边的小姐，因为“双”是在她这一边，听小豪这么说，就把银票拿起来，摊开一看——

“香主，是壹万两也！”小姐惊声轻吼着。

石妮笑容不改，轻叱道：“少见多怪！郑堂主是何等人物，壹万两的赌注对他来说，已经算是小意思了。”

“猴子”站在小豪身边，此时逮到机会，对着帮庄的小姐笑道：“你真是古井水鸡，也不想想我们堂主的外号是怎么来的？要是一次十两八两的玩，怎么能让外头的一些赌场一听到‘赌棍’，就‘暂时停止呼吸’呢？呵呵！”

转过头来，对小豪谄笑道：“堂主，您的赌技真是没话说，可谓登峰造极了，算是让小的我开了眼界了。”

虽然这些话小豪已经听过无数次。但是，好话人人爱听，小豪得意之余也不忘谦虚的道：“哪里，那是我的手气一向都还不错，呵呵！”

“猴子”马屁拍到家，却表情认真的说道：“堂主，您真爱说笑……要是我们，赌博就真的要靠手气，像您这种威名震天的赌国高手，还有靠手气赢钱的吗？小的我虽然不会，却也知道那‘听音测点’的绝高赌技呐！”

其实，“听音测点”在赌中高手的眼中，并不是一项特别的学问，在场的人不管会与不会也都知道。

只是，小豪在刚才的种种因素之下，还能准确的听出点数，那就不是一般的高手可以办到，非得对这项绝技有精深的造诣不成。所以，猴子为了拍马屁，而把事实说得比较夸张，却也无人反对。

石妮含笑的拿起宝盒，尖嫩的玉手这一次也不再玩花样，老老实实的摇了三下，就往桌上轻轻一放。

抬起头来，石妮媚笑的轻喝道：“好了，你们戏也看完了，也该试试你们自己的手气了。”

围在周围的观众，虽然个个都听到她说的话，却没有人抢先下注，一个个像呆头鹅似的，仿佛在等着什么。

石妮直皱双眉，不解道：“怎么？你们都不赌了吗？”

虽然再度发出“通告”，情形还是一样，没有丝毫改变。

这种情形看在小豪眼里也是一头雾水，讶然愕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一个个像是吃错药似的……”

一旁的猴子听到，急忙奉承的解释道：“堂主，他们是看出您的赌技高超，想跟在您的后头押注赢钱呐！”

小豪恍然大悟，轻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好吧！我就做一次好人，算是给各位弟兄的一个见面礼吧！”

言罢，顺手就把连本带利的两万两银票押了上去。

正如“猴子”所说的，这些帮众一见小豪押好了，立刻一窝蜂的跟在他的屁股后面，把赌注给押上了。

甚至还嫌自己身上的银子不够多，打算向人先借。

“朱哥，先借我十两银子，待会就连本带利的还你。”

被称为“朱哥”的是一个矮胖汉子，生就一个朝天鼻，还外带两招风耳，乍看之下还真有点“猪”味。

只见他以手掩口，极小声的说道：“小杨啊！你怎么这么笨呢？或许他只是一时侥幸，你一次押那么多，要是输了，那多划不来啊！”

小杨道：“既然你说他只是侥幸，为何你也跟着押？”

老朱道：“赌嘛！总是碰碰运气，再说也只是五两银子而已，就算输了不会伤筋动骨的。”

小杨又道：“万一他真是‘实力派’的，我们错过这次机会，那有多可惜啊！……快嘛！赶快再借我一点……”

老朱自以为是轻叱道：“笨呐！要是他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，下次我们再押多一点，不就得了。”

略顿，又以教训的口吻，道：“这叫‘稳扎稳打’，懂吗？”

这些话早已听在小豪耳中，以眼角余光看清了说话的人之后，暗暗定下主意，道：“看你一副猪头猪脑的，也会这么贼……你会‘稳扎稳打’，我就让你‘猪失前蹄’，尝尝不信任本少爷的后果……”

主意既定，适时地，石妮在确定无人下注之后，玉手一伸，已经把盒盖揭开。

顿时又响起一阵欢呼声——

“哇……”

“真神，又押中了！”

.....

其他赌桌的人听到这些兴奋的叫声，也忍不住好奇的跑过来，想一观究竟，东一句、西一句的问个不停。

原有的叫声，再加上这些后来的人所发出的问话声，使得场面顿时显得喧闹无比。

石妮一边催着两个小姐理陪，一边苦笑的对小豪怨道：“郑堂主，您这么一做好人，却叫我对上头如何交代？”

小豪愣道：“交代？你是指何仙儿，何堂主吗？”

石妮道“要是我们何堂主那就好办了……‘赌房’是归财堂所管，我们只不过是辅助性质……”

小豪又道：“那你是怕吴堂主责怪罗？”

石妮嗔道：“您知道就好，吴堂主是出了名的‘见钱眼开’，如今被认赢了这么多银子，他准会气疯的啦！”

小豪安慰道：“不会啦！我赢的是公款，又不是他的私房钱，他又有啥好生气的……何况这个情形又是由我造成的，他又怎会责怪你呢？”

言讫，心里暗笑道：“这个钱鬼还恨不得本少爷多赢一点，好让他多分点脏，哪有闲功夫来怪你？”

其实，石妮也只是故作姿态，借故向小豪撒娇而已。别说只是几万两银子，就是再多也如小豪所说，被人赢走的都是公款。而且她又是输给级别比她大的堂主，根本怪不到她的头上来。

只见她一听小豪这么说，立刻撒娇道：“要是吴堂主怪罪下来，郑堂主，您可得替我担待一点哦！”

“放心吧!”小豪大刺刺的说着。

“猴子”立刻谄道:“我们堂主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,说出的话比泰山还重,你可以放心啦!”

接着又道:“我们堂主是既年轻,人又长得英俊,最会怜香惜玉了,不会让你受到委屈的啦!”

小豪促狭的笑问道:“你又怎么知道我最怜香惜玉?”

不愧是马屁精的料子,“猴子”脸色丝毫不改,阿谀道:“自古以来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和美人的故事,这说明只要是真英雄,一定就会得到美人垂青,也一定都是怜香惜玉,像堂主可是一个标准的英雄人物,怎会不怜香惜玉?”

这个“猴子”的马屁功夫,可真有一手,既拍又捧之后,还来上一手“霸王硬上弓”,让小豪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很怜香惜玉。要不然小豪自己就成不了“英雄”,真是够绝的了。

小豪无可奈何,苦笑道:“好吧!怜香惜玉就怜香惜玉吧!”

话说完,摇一摇头,转身就要离开。

见状,“猴子”忙道:“堂主,您不再玩了?”

“是啊?”

一句话急死多少人了。

老朱头一个忍不住,惊急问道:“郑堂主,您不再继续玩下去啊?”

小豪促狭的奸笑道:“对啊!既然有人说我怜香惜玉,

我总不好让人家石香主太过于为难吧？”

言訖，对石妮挑逗的眨了眨眼，二话不说，转身就走。

只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埋怨声——

“哼！自己长了一副猪脑袋，还敢说我笨……说什么‘稳扎稳打’，我看你是皮痒欠打……”

“这怎么能怪我？谁知道他只玩了两把就不玩了嘛？”

“你还有理由？要不是你笨得像头猪，又爱自作聪明，也不会错过这个大好的发财机会……”

“你怎么骂人呢？即使我不借你钱，那也是本份，你有什么权利骂我？”

……

……

小豪不用回头也知道是“老朱”和“小杨”在为了他的离开而恶言相向。不由暗自好笑，道：“赌嘛！就得要有点胆气，畏首畏尾的，自己不行又不信任本少爷的技术，只好看着人家发财，而自己干瞪眼罗！”

当然，还有一些刚刚“转台”的人，在得知实情之后，也为了自己赶不上“列车”而哀声叹气，大感遗憾。

小豪想找不赌和尚和大牛他们，可是在一连“搜索”之后，除了一片黑压压的帮众和穿得花花绿绿的小妞以外，就是没有看到他们几个人。

照道理说，一般帮中的弟子都是一律黑色“制服”，像不赌和尚和大牛他们的“奇装异服”，应该相当显眼，

很容易找到才对。尤其不赌和尚还是一个大光头，再怎么样也不应该找不到。

好在，就在小豪刚刚开始担心的时候，却适时的传来一声小瓜呆兴奋、得意的欢叫声——

“红五六……不显点真本事，你还以为我这个副堂主是蒙来的……娘的！‘在室女’，就冲着你刚才的那些话，今天，我小瓜呆副堂主就非让你输得脱裤子不可。嘿……”

闻言，小豪心中的大石落地，哂笑道：“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听他这口气，真够嚣张的……”

跟在小豪身边寸步不离的苏贝儿，早在小豪和石妮“眉来眼去”的时候，就已憋了一肚子火。如今又听小瓜呆居然在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要赢得人家“在室女”脱裤子，忍不住就嗔道：“还说呢！都是你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们会这么嚣张不三不四的作鬼作怪，还不都是你这个大哥惯出来的？哼！”

小豪朝她作一个鬼脸，笑道：“他们只是说说而已，又不会真的要人家脱裤子，你何必那么气忿？”

旋即朝话声出处望去——

可是，在一阵“扫瞄”之后，除了看见一大堆黑衣的天恨帮众之外，还是没有看见他们。

小豪索性走近前，排开人群，就往里面挤。

总算等到小豪和苏贝儿挤到最前端的时候，才看到这三个顽皮鬼，也看到了他们促狭而又嚣张跋扈的样子。

原来，从他们来到这个赌骰子的赌桌以后，由于他们的年纪小又不像小豪那么出名。所以堂柜的女庄家就不怎么把他们当回事，言语之间也不“尊敬”，甚至还带着一点挑衅的意味。

孰可忍，这个最不可忍。

依照这三个宝贝蛋的个性，无风都要闹他个三尺浪。而且在他们的想法里，既然他们已经荣膺“副堂主”的大位，没有给这些手下人来个“下马威”。已经很不错了，怎么还受得了这个堂柜的宝官对他们这么“大不敬”的态度。

所以，在宝官想拆他们的台，而他们存心“立威”，要当庄的女宝官“好看”的情形下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就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赌中赌”。就是输的一方，不但输了既定的金钱赌注之外，还要外带脱一件衣服，直到脱光为止。

而大牛、小瓜呆和白痴还以“上司”的身份，故示大方，在双方三对三的情形下，（庄家方面除了一个女宝官，还有两位帮庄的小姑娘）还夸下海口，如果对方输了，只派出一名代表脱衣即可，而他们三人却是得各脱一件。

女孩子身上穿的衣服，原本就要比男孩子来的多，加上这么好的条件，又在众人凑趣起哄之下，这三个从“色堂”调来的女弟子，也不甘示弱的答应下来。

但是，大牛他们的人虽然小，在小豪的调教下，

“赌”的本事可不小，在对手尽占各种便宜的情况下，还是让对手把衣服一件件的脱下来。

在得意之余，这三个小鬼当然免不了要发出嚣张的吆喝和奚落对手的叫声了。就是围观的帮众，也一股劲的为他们加油，恨不得大牛他们立刻就赢得这三个小姐是光溜溜的，他们好一饱眼福，看一场不花钱的“脱衣秀。”

理所当然的，这种情形只有愈来愈刺激，愈来愈令人感到兴奋，场面也愈来愈好看了。

当小豪和贝儿来到之际，堂柜的三个小姐早已成了三条“小白羊”，除了庄家还围一条肚兜之外，两名帮庄家的小姐已经成了“上空”，只剩下一件极为“迷你”的丝质内裤，聊以“遮羞”而已。

虽然还未真的成了“一丝不挂”，但也差不多，两名“上空”的小姐，在众人那似乎有“透视作用”的眼光，虎视眈眈的注视之下，羞得两手不断掩遮。但是，却是上下难以兼顾，那些羞窘、尴尬的表情更是逗得众人哈哈大笑，乐得大伙儿连声叫“好”，也大大满足了小瓜呆他们三个人的“成就感”。

一见这种香艳的镜头，小豪不由一愣，暗道：“对！”

苏贝儿见了也不由一呆，旋即朝小豪埋怨的嚷道：“你还说他们不会真做，现在看你怎么说？”

小豪心里直乐，表面上却不得不正经八百的说道：“怎么会真的脱呢？我倒要问问看……”

言讫，就近拍了小瓜呆的肩膀，故作生气的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可以让她们这个样子？”

岂料小瓜呆已经玩疯了心，场面又热闹非常，只觉有人拍他肩膀，跟他说——怎么可以让她们这个样子——却没有听出来是小豪的声音，还以为有人对她们脱了衣服之后，还用手遮遮掩掩的行为，表示反对。

当下，小瓜呆就以“兴师问罪”的口气，大刺刺的吼道：“你们三个‘女性’怎么这么不干脆？既然要赌，就各凭本事，输了就要认，干嘛用手遮遮盖盖的？是不是输不起？”

所谓“输人不输气”，当中的女庄家立刻朝两旁的小姐轻叱道：“听到没有？大方点，别让我们女孩子丢脸。”

她这么一说，大伙儿在正中下怀之后，立刻爆起一片的叫好声，有人还说道：“不愧是‘色堂’的香主，果然提得起，放得下，赢得光明磊落，输也是坦荡荡的，哈……”

听见庄家这么说，两名小姐不得不强忍羞意，缓缓将两只手放了下来。只是一时之间却又找不到两只手的放处。放这不是，放那也不是，窘得她们手足无措，羞得她们频频跺脚，粉脸透红。

就在她们放下手的同时，原有的叫声刹时停住。

小豪一见之下，两眼立刻发直，心里暗赞不已。

苏贝儿一见这种情形，忍不住暗骂道：“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哼！”立刻就羞得把头低下，却忍不住的把眼光上

瞄，偷偷的瞅了几眼，心里赞道：“真看不出来……她们年纪和我差不多，却比我丰满多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却又忍不住啐道：“我是怎么啦？还跟人家比这比那的，再这个样子，不是跟那些‘乌鸦’一样吗？”

其实，她这种跟人家比的心理是很正常的，别说男人对女人的身材好奇，就是女人也对其他的女人的身体好奇得不得了呐！

尤其是基于“爱美”的天性，每一个女孩子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她能比其他女孩子漂亮，平时就喜欢跟其他人比较“外在美”。如今，有这种大好的机会，苏贝儿当然会很自然的跟她们比较起“内在美”嘛！

突然——

两眼发直的大牛，忍不住脱口赞道：“骨的！真是……‘色堂’的女孩子硬不是吹的……”

有一个汉子听到，不解的说道：“牛副堂主，身上只有肉，你怎么说是‘骨的’呢？”

另一名大汉自作聪明，不等大牛回答，立刻讨好的抢道：“笨呐！牛副堂主的意思是说，她们虽然露了肉，却显得挺有‘骨气’。”

一番“高论”听得众人促狭的频频点头，眼光更是紧紧的盯住目标，煞有其事的对她们评头论足起来。

到了这种地步，两名“上空”的小妞干脆收起羞意，大方的任人欣赏，甚至还不停的深呼吸，做极度夸张的